

对一幅馆藏清代书画旧裱的探析

曹 晋

(河南博物院, 河南郑州, 450002)

摘要 文章通过对一件清代书画的表面病害、原裱形式、装裱材料(包括宣纸、绫子)、旧裱信息等方面的检测分析,进而探讨该件书画旧裱的得失,希望能从古人的装裱中得到启示,发扬其长,摒弃其短,使未来的书画装裱修复更加科学。

关键词 书画修复 原裱分析

中国书画装裱伴随着国画艺术的发生而发展,书画装裱在历代珍贵书画作品的保护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和探寻古代书画装裱的技术和方法,对未来的书画保护工作大有裨益。笔者对一件清代书画的修复过程进行详细调查,并归纳总结,希望能从古人的装裱中得到启示,发扬其长,摒弃其短。

1 对原裱的观察分析

在河南博物院书画库房里珍藏着一幅清代书法家岱东岳的书法作品。该书法作品画心为纸质,现存原裱尺寸为宽115cm,长226cm,表面观察其天杆及轴头缺失,天头仅余20cm,从常规尺寸判断天头应该有缺失,装裱形式为纸裱镶绫边,画心四周镶深蓝色距条,两边及天地头均为普通宣纸,两边用米黄色绫子镶通天边。因为天杆及地杆轴头缺失,以及天头破损,致使该作品无法悬挂展出,因此需要对其进行重裱修复。

修复前,对该作品的原裱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为:画心宽90cm,长169cm,画心表面有多处油污水渍,画心左下方布满泥点状污渍,中间有数条横向及竖向折痕,其画心有十多处发霉迹象呈较规则的竖向排列,中间有三处边长约1cm的方形缺损,缺损没有伤及字迹,作品字迹及三处印章均完好。形成这些病害的原因,大致分析为:由于字画在悬挂过程中,天杆是主要受力对象,因此天杆及天头比其他部位较早破损;画心的折痕系字画在陈展及观赏时由于打开和舒卷的方法不正确造成的;画心呈现规则状排列的霉迹,经初步估计系舒卷时从外表浸水层层渗透,水迹长期侵蚀画面所致;画心残缺部位,因其背纸完好,应是上次装裱前就存在的,其原因无从考证;至于画心的油污及泥点污渍应属悬挂时保护不力所造成的。

在修复前需要去掉原裱材料,过程中发现其原裱所用绫子及宣纸质地考究,地杆材质坚韧,只是其直径较细,在舒卷时不利于作品的保护,距条的镶嵌仅露出不足1mm,且整体粗细均匀,这幅书画作品的装裱在各方面体现出做工细致属上乘之作。清洗后揭取背纸,覆被纸是用两层单宣合制

而成，托心纸由八张宽35cm、长45cm的皮纸拼接而成，其颜色发黄纤维较长，接缝处均以毛茬相接，在托心纸上部有一处长13cm、宽4cm的补洞。揭去托心纸，画心背部有许多麦麸，这可能是因古代面粉磨制较粗糙，用有麦麸的面粉调制浆糊，故此麦麸就留在了画心背部。托心纸从表面观察纤维较长，初步判断为皮料与草浆的混合制纸。取其纤维进行分析，与碘-氯化锌染色剂作用后呈现紫红色及淡蓝色反应，根据《中国造纸原料纤维特性及纤维图谱》一书中介绍，与碘-氯化锌染色剂作用后呈现紫红色的纤维具有麻类和檀皮类纤维特征。与碘-氯化锌染色剂作用后呈现淡蓝色反应的具有草类纤维特征。进一步对纤维的长度及宽度进行对比，其纤维长度、宽度值与青檀皮及稻草纤维较相符，在显微镜下观察其中青檀皮纤维含量略高于稻草纤维，纤维配比大致为青檀皮纤维含量60%，稻草纤维含量40%。

托心纸是书画作品最主要的保护载体，俗称书画的“命纸”，这件书法作品原裱的托心纸是用皮纸拼接而成，皮纸的纤维较长也较坚韧，保存时间长，可对画心起到保护作用，拼接的方法采用毛茬相接，过渡平缓，避免了齐边接口出现“台阶”而折断画心。笔者认为唯一不可取的是使用多张小块纸的拼接，这可能是受当时造纸条件的限制所致，在修复中应尽量使用整张纸托画心，这能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揭去原裱的背纸，其背部有许多麦麸，麦麸的存在会造成书画内部不平整，在修复的最后程序研磨环节上，画心纸张由于受力不均而使其局部挤压过度，从而对纸张造成损害，因此装裱书画时要选取质地细腻的面粉制作浆糊，避免上述状况发生。原裱的地杆质地坚硬，历经多年仍笔直无变形，只是其直径较细只有2.8cm，众所周知纸质文物在舒卷的过程中其围绕的直径越小对纸张的压力越大，直径越大对纸张的压力越小，过细的地杆对纸张形成挤压，天长日久容易断裂，但直径过大又给保管工作增加负担，因此应选取直径在4~5cm的地杆，对字画有较好的保护作用。

2 对病害的处理

对画心泥点痕迹的处理。画心处泥点痕迹在修复前计划用清水清洗即可，但是在清洗时发现，这些泥点是很难清洗的，先用温水淋洗，对泥点没有明显的作用，后用热水淋洗，过程中用毛笔在其表面轻轻清扫，颜色只有少许变淡，最后用水浸泡一晚也没有完全清除。估计是泥点在画心表面存在的时间较长，已渗入纸张纤维内部，用常规清洗无法完全去除，需进一步用化学药品处理。在这里考虑到化学药品的使用对纸张有一定的损害，且无法确定用过之后是否可彻底使泥点清洗干净，泥点的存在也不会对文物有进一步的损伤这几个方面的综合原因，最后没有强行使用化学药品清洗，淡淡的泥点还存在画心上。

对画心霉斑的处理。画心上的霉斑一直都是很难处理的，在以前的修复中使用过高锰酸钾和草酸，只能使霉斑变淡，却无法完全清除，究其原因发现和霉斑的形成原因有关。霉斑的形成是霉菌寄生在纸张上，受环境和温度、湿度的影响与纸张发生结合继而使纸张纤维发生变化，这个过程不是在纸张表面形成的，所以无法彻底去除霉斑。但是霉菌是可以杀死的，用100℃高温的水清洗霉斑，霉菌无法在高温中存活，这样可以控制霉斑的进一步发展，霉斑的颜色也略微变淡。

对油污的处理。如果是刚沾染上的油污，用稀释比例10:1的洗洁精是可以清洗掉的，可是这件文物上的油污污染时间较长，且历经多年经多重灰尘的覆盖，现用稀释过的洗洁精多次清洗，油污明显变淡，只留有淡淡的痕迹，不经意间很难察觉。

对画心折痕的处理。由于画心折痕没有断裂，清洗后用单宣托起，在其背后贴折条，折条用单宣裁成3mm宽的细条，其纹路应和画心纸相交叉方能起到长期加固的作用。

在遵循不改变文物原有的装裱形式的修复原则，对这件书法进行装裱，由于原来的装裱材料残缺且存在多种病害，所以选取新的材料进行重新装裱，但装裱形式镶料颜色及尺寸均和原裱保持一致。

3 结 语

笔者针对这件书画的表面病害、原裱形式、装裱材料（包括宣纸、绫子）、旧裱信息等方面分别进行分析检测，在揭裱过程中发现这幅书画在旧裱上的用料及做工都是值得称赞的。比如托心纸使用了纤维较长的皮纸，虽因受条件所限没有大幅的纸张，但在托纸的拼接处采取毛茬相接的做法是值得后人学习的。距条的相接细致，背纸用两层宣纸合制的方法一直被后人所沿用。当然也有用三层宣纸做覆被纸的情况，都视文物的情况而定。但也有不足之处，托心纸上部有一处补洞，这样做虽然是为了节约纸张，但是多出一处不必要的接口。如果画心纸薄，容易从正面显出，影响画面美观，而且多余的接口使画心增加负担。地杆较细的情况在旧裱中屡见不鲜，可见古人没有发现较细的地杆对书画造成的损害，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古人选取的地杆其材质都较坚硬，所以经历多年仍不变形，在这种前提下增加地杆的直径，会使地杆的重量也相对增加，从而在悬挂时增大对画幅的拉扯力度，鉴于这种情况可以选取质量较轻的木材制作地杆，使直径加粗既可起到保护书画的作用，又增加地杆的稳定性，可避免这种问题发生。

以上是笔者对一件书画文物修复过程的详细调查，并加以归纳总结。目的是为了使其装裱修复工作发挥其最科学理想的保护作用。有不妥之处还望谅解。